

藏

書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四

○三外戚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衛太子良姊產悼皇考皇考者宣帝父也宣帝卽位恭已歿子高侍中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元帝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畱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

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撼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遂以責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

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
下罪適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
類也

○王商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
宣帝舅封侯商少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
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於是大
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
是擢爲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

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爲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卽位甚敬重商徙爲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木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

商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王鳳然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會日有蝕之大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

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

○傅喜

傅喜字稚游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爲太子成帝選喜爲太子庶子哀帝初卽位以喜爲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爲大司馬代骸骨避帝外家上旣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

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爲皇后又帝舅
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
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
用左將軍師丹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
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
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
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
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
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

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
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
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
傅氏之興廢也。上亦自重之，迺徙師丹為大司空，而
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嫉喜恭儉。傅太
后又求稱尊號，欲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
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
喜終不順。後數日，遂策免喜。就國。在國三歲餘，哀帝
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白王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

姿性端慤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
指從邪以故斥逐就國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
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衰憊而孤立憂懼
乃復就國以壽終

○陰興

陰興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
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九年遷侍中時光烈后爲
貴人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
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臣蒙陛下貴

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故，興曰：大凡見高外戚之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故不願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十九年，帝名興，欲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二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及興疾病，帝親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誦者陰高，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

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光祿勳高爲中郎
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

○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儵有父風
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各招引賓客而儵清靜自保
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獨
得免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詔儵與羽林監
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儵奏請誅荆帝怒曰諸卿
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以周公誅弟季友
鳩兄臣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畱聖心加惻隱故敢請
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帝歎息良久儵亦以
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
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
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
禍患故不爲也且爾惟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
從十年儵卒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
止鮪婚事故諸子並得不坐

○梁冀

冀，梁商之子也。初，順帝選商女友妹入掖庭，賜加元
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以商爲大將軍，商固稱疾
不起。商卒，子冀嗣。冀爲人，鸞肩豺目，洞精矚眦，口吟
舌語，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
又好翫鷹走狗，騁馬鬪雞。父商所親客呂放，頗與商
言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漢安元
年，遣侍中杜喬、周舉等分行州郡，索貪污，舉喬等受
命之部，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

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及其弟河南尹不疑貪叨縱恣枉害忠良等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而惡之遂鴆殺帝而立桓帝并殺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懼焉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乎元年重增封冀萬戶並前所封合三萬戶遂封冀爲太尉

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青色美而善爲婦人眉
眉嘯柱隨馬鬣折腰步齟齬笑以爲媚惑帝以冀有
援立之功欲崇殊典又封不疑子馬爲潁陽侯胤子
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
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
餘卿將尹校復五十七人冀在職二十餘年窮極滿
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不得有所親
預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陳災異日蝕之變咎在於
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

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成謀誅冀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詣獄無長少皆棄市快哉

○竇武附胡騰

竇武少以經行著稱嘗教授於大學中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立爲皇后武封槐里侯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帝拜武爲大將軍居禁中更封武諸子姪皆爲侯及侍中步兵校尉等涿郡盧植山好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按牒

以次建立何功之有。空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屈。
武既輔政，太傅陳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
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
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遂與武共定計策。會五月
日蝕，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
公禍及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
爲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
白太后，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
盡廢邪。八月，太白出西方，武乃用劉瑜計，奏免黃門

不濟事

可說

不○易○之○論○

令魏虔而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長樂尚書鄭廙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聽令冰考廙辭連及曹節王甫冰卽奏收曹節等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竊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盡見族滅邪因大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張亮等十七人哺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守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

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山水出
颺還共劫太后奪璽書令捕收武等武自殺梟首洛
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徙武家屬於日
南遷太后于雲臺并殺陳蕃當是時匈豎得志士大
夫皆喪氣武府掾胡騰獨殞歛武焉武孫輔年二歲
節等捕之急胡騰逃輔于零陵界自謂已子而爲之
聘娶初武母產武時并產一蛇後母卒及葬未窆有
大蛇自榛草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
結屈項而後去騰字子升桓帝之巡狩南陽也以騰

生死交情

誰

爲護駕從事。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卽爲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從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楊駿

楊駿，華陰人。以武帝后父，超居重任。武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畱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謂公行，而駿及弟珧濟勢傾天下。故時人號爲三楊。及帝疾篤，未有顧命，朝臣惶惑，而駿盡斥羣公親侍。

改易公卿樹已心腹會帝小間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從中書借詔觀之便藏匿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便詔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以駿爲太尉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親視之而無言

自是二日遂崩駿遂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亦不下殿馮翊太守孫楚說之曰公以外戚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謙順之道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屢以正言犯駿珣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逐我我得踈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黃門董猛始在東宮嘗給事賈后乃與李肇孟

觀及楚王瑋等謀討駿於是駿親黨皆夷三族
數千人當當哉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太宗長孫皇后兄也素從秦王征討有功
及太子建成毒秦王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萌敗
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紂管蔡也
遂俱入白請秦王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
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
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

王未決而事益急乃遣無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無忌遂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等共討難平之秦王爲太子授左庶子卽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無忌皇后兄又少相友善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無忌固辭又因高士廉口陳至誠以外戚位三公恐議者謂天子私后家帝曰朕任官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敢棄夫緣后兄

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
之耳帝思所與共艱難者賴無忌故作威鳳賦以賜
之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
罷獨留無忌玄齡李勣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
心亡聊卽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大驚爭抱持奪
刀以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者帝曰我欲立晉王無
忌曰謹奉詔帝顧王曰舅許汝矣於是遂以無忌爲
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二十三
年帝疾甚召入臥內帝引手捫無忌顧遂良曰我有

天下無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太子卽位。是爲高宗。進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省。時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無忌固諍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無忌。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又詣其家許敬宗。亦數勸之。無忌皆厲色峻拒。帝後召無忌。遂良及于志寧極言此事。無忌已數諫。帝卽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故后旣立。遂深銜無忌等。洛陽人李奉節揣后指上無忌變事。乃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

一品俸置黔州後數月詔覆按反獄大理正袁公
御史宋之順等卽黔州暴訊無忌投繯卒期親皆謫
徙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帝亦賓禮老臣拱已以聽旣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
陰圖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中追
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
史至太尉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爲
猗氏令

藏書親臣傳卷五十五

四后妃

東漢馬氏賢明之后

明德馬后，伏波將軍小女也。初，援爲梁松竇固等所譖，毀家大失勢，數爲權貴侵侮。太夫人於是求進女，掖庭以自庇。女時年十三，得選入太子宫。顯宗卽位，立爲后。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矣。帝以后無子，命養之，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所生。后能誦易，好讀春

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胡請望見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帝幸濯龍宮並召諸才八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也。帝崩肅宗即位尊爲皇太后。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皆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吾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

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今有司奈何以馬氏之
陰氏乎。四不許。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
封。猶皇王。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
加恩三舅乎。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
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嘗觀富貴
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
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
之珍。飲食則蒙御府之賜。斯豈不足。而必欲得一縣
與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晝

漢書卷五十一
夜不安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初太夫人葬起墳。德高太后以爲言。兄廖等卽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行義者。輒假借溫言賞之。以祿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防光爲列侯。太后聞之以爲恨。因遣退位歸第焉。

漢成帝班氏賢明。倓仔

班倓仔。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

僖仔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僖仔同蓋載僖仔
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有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
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僖仔自鴻嘉後上稍
隆於內寵僖仔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僖仔上曰
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僖仔也
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班僖仔及許皇后
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
僖仔挾媚道呪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

考問

班倢仔倢仔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
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
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憐閱之賜
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仔恐久見危求共養太
后見譏長信宮上許焉倢仔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
帝崩倢仔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唐太宗長孫氏賢明之后

后父晟清左驍衛將軍也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
喜觀書後庭有被罪者帝怒后亦怒妙請繩治如法俟

意解乃徐爲開譬以故多所全宥后兄無忌於帝
本布衣交帝以佐命元功欲引無忌輔政后固謂不
可異母兄安業素無行父喪逐后與無忌居外及后
貴擢爲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請
曰安業罪應死然向遇妾不以慈人戶知之今論如
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不平安業遂得減
長流越雋及大漸與帝決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
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
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

足矣。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及崩帝爲之慟。謚曰文德。葬昭陵。

宋仁宗曹氏賢之后

后曹武惠王彬之孫女也。明道二年郭后廢詔聘入宮爲皇后。慶曆八年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閣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

人挈水踵其後果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
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
人爭盡力賊遂殫滅時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
之定立爲嗣及帝夜暴疾崩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
召皇子入及明英宗卽位尊后爲皇太后神宗立尊
后爲太皇太后神宗極致誠孝或退朝稍晚后必自
至屏展候矚舊制外家子母入謁者后春秋高后第
偷年亦老帝數請令伶入見后輒不許他日帝復爲
請因偕伶同詣后閣少焉帝起欲令伶得獨侍語后

遽起曰此非汝所得留也趣遣出元豐二年疾甚帝

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帝推恩曹氏拜中書令

進官者四十餘人初帝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

乃詣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

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

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係未

易言也。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蘇軾以詩得

罪下御史獄。后遠豫時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

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

詩繫獄得非讐人欲中傷之乎吾心勢已篤不可以
寬濫致傷和氣宜熟察之弒由此俎免后崩年六十
四謚曰慈聖光獻

宋英宗高氏仁聖之后

后高繼勳孫女高瓊之曾孫女也既少昏濮邸生神
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顥及壽康公主神宗立尊后爲
皇太后元豐八年神宗不豫宰相王珪等入問疾乞
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領之珪等
見太后簾下太后泣撫太子曰兒甚孝順自官家服

藥未嘗一時去左右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矣乃令
太子出簾見珪等珪等再拜賀初岐嘉二王日間起
居至是太后令毋得輒入哲宗嗣位尊太后爲太皇
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已散遣脩京城役夫
減皇城規卒止禁庭工技廢道洛司出近侍尤亾狀
者寬民間保戶馬又起文彥博彥博時已老太后遣
使勞之於途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乞復
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
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

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哉光公著至並命爲相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契丹主問之戒其臣下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慎勿生事關邊釁也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時宋用臣等被斥復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太后太后見而問曰汝來何爲汝欲爲用臣等游說乎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恩乎若爾吾先斬汝矣媼大懼自是內降遂絕力行故事抑絕外家人以爲女中堯舜真不誣矣元祐八年崩年六十二

宋哲宗孟氏慈聖之后

元祐七年，后正位中宮。宣仁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久之，劉婕妤有寵於帝。紹聖三年，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諸嬪御皆立侍，劉獨背立簾下。及冬至，會朝，欽聖向太后於隆祐宮，后御坐。朱髹金飾，婕妤好於制，不得坐，有愠色。從者知之，爲易坐。與婕妤好坐，衆弗能平。因皇太后出，后起立，劉亦起，尋復坐。則或已撤，婕妤坐矣。婕妤遂仆于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未幾，后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與供奉官王監

爲誣后禱祠事聞上因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而立劉賢妃爲后元符末欽聖太后詔復后位卽日還內號元祐皇后以別劉氏元符皇后故也崇寧初蔡京當國再廢后詔依紹聖詔旨復居瑤華宮靖康初瑤華宮火徙居延寧宮延寧又火乃出居相國寺前之私第及京城陷六宮有位號者皆北去后以廢故獨留后聞康王在濟遣尚書左右丞馮澥李回迎王卽帝位帝遂尊后爲隆祐太后及太后至杭州踰年苗傅與劉正彥作亂請太后聽政太后泣諭之曰自蔡京

王黼更法度童貫起邊事以致國家禍亂今皇帝無失德止爲黃潛善汪伯彥所誤然皆已逐去矣傅等必欲立皇太子太后曰今強敵在外我以婦人抱三歲小兒聽政將何以令天下傅等不從帝聞事急遂下詔禪位而請太后垂簾同聽政朱勝非密奏令臣僚得獨對論機事仍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釋其疑太后從之每見傅等曲加慰撫傅等皆喜韓世忠妻梁氏在傅軍中勝非以計脫之令得入見太后太后勉之梁氏遂馳入世忠軍宣太后意旨世忠等遂引

兵至逆黨潰敗主上復辟太后撤簾世忠之功際非
之謀也是日上皇太后尊號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
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誣雖嘗下詔明
辯而國史尚未刪改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
廼更脩神宗哲宗實錄紹興五年崩年五十九初后
受冊之日宣仁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
事變必此人當之

漢高祖呂氏妬虐謀篡之后

高祖微時好相人呂公者見而異之故以女妻高祖

是爲呂后而生惠帝及魯元公主及高祖爲漢王立
惠帝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而幸之又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嘗欲廢
之而立如意曰如意類我賴公卿大臣爭及用留侯
策故太子得無易高祖崩惠帝立呂后廼令永巷囚
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
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
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
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乃召趙相相徵至長

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
上入宮掖，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
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
后遂斷戚夫入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
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
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
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
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

有帝而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

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

先作

結後乃着乃解結不得不爾云

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

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

乃立孝惠後官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

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

官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

而決事元年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諸呂

為王初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

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立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而患之乃幽之永巷托言病甚遂以幽死而更立恒山王弘爲皇帝七年以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瑯琊王澤妻呂嬃女也八年皇太后崩初太后病困以呂祿居北軍呂產居南軍戒曰高帝與臣約非劉氏王者天

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恐其爲變，必據兵衛
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及太后崩，祿產顓兵秉政，謀
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爲婦，
知其謀，乃使人告兄齊王，遂發兵。又詐瑯琊王澤發
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
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
曲周侯酈商子寄與祿書，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曰：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
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以爲宜。今太后崩，

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
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
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能大臣得安
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
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未決祿信寄
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頹頹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
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他人守
也八月平陽侯宙見相國產計事聞郎中令賈壽使
從齊來見產具說齊楚合從狀卽馳告丞相平太尉

勃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迺令持節矯內。勃勃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

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帝章從，勅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暍時，遂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軍。章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

漢成帝趙氏飛燕并女弟

飛燕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廼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亦召入，俱為倏仔。貴傾後宮。時有披香博士淳方成在側，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既貴，許后、班倏仔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后，班倏仔挾媚道祝詛上，上乃廢許后而立趙倏仔為后。飛燕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

下悽惻帝信之後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以示不信由是公爲淫恣無敢復言者矣姊弟顓寵十年卒皆無子成帝崩帝素強無疾病民間歸罪趙昭儀昭儀自殺時昭儀亦自知罪惡大姊弟無子而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咸謂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當伏天誅無疑也而皇后尚在小君之位於是并廢皇后爲庶人即日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

而稱富平侯家人，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鑿也。卓吾曰：昭儀虐害甚矣，不書何成？帝聽之也，使不聽，終不敢以後，但不書皆罪坐夫主。

漢章帝竇氏妬虐之后

附竇憲鄭眾

章德竇后，竇融曾孫女也，以選入掖庭爲皇后。後宮宋貴人生太子慶，后無子，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令自殺，而廢慶爲清河王。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生和帝，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及帝崩，和帝卽位，尊

竇帝之土偶矣

可以見

后爲皇太后，后兄憲弟篤景環並顯貴，擅威權。永和四年，誅憲等。九年而太后崩，初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令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乃得解。永和初，謁者

○可○以○見○孝○章○失○此○豈○可○解○之

韓紆嘗考劾其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憲懼見幸分已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降者前後二十餘萬憲秉遂登燕

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詔使
中郎將持節卽五原拜憲大將軍憲遂將兵出鎮涼
州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憲以北虜微弱
欲遂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
擊北虜於金微山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憲遂平匈
奴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
殺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
書僕射邳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卽是朝臣震
懾望風承旨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

璜並出入禁中舉又得幸太后遂共圖爲不軌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憲并班賜軍吏及憲至乃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等誅之憲及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鄭衆爲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給事太子家肅宗卽位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憲而衆一心王室不

事阿黨帝親信焉及誅憲兄弟以功遷大長秋衆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矣

晉惠帝賈氏淫虐亂國之后

附賈充

賈氏諱南風賈充之女也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于帝荀顛荀勗又並勸帝乃拜爲太子妃帝嘗疑太子不慧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尚書令衛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

會宴陵雲臺，瓊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瓊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床，曰：此座可惜，而妃性又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脩金墉城，將廢之矣。荀勗等又深救之，復得不廢。惠帝即位，賈氏立爲后，后自是暴戾日甚，遂與太醫令程據等亂。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旣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之，盜尉嫌而辨之，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

內簾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箱忽見樓
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既以香湯見浴好衣
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
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
其形狀知是賈氏慙笑而去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
小吏以賈氏愛之故得全賈氏遂詐爲有身取妹夫
韓壽子慰祖養之託以諒闇所生故勿顯遂謀廢太
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
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南風其諱沙門太子

字也賈氏專制天下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謀欲廢之賈氏乃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及趙王倫率齊王冏入宮欲廢賈氏賈氏驚曰卿爲何來曰有詔收后賈氏曰詔從我出卿何詔也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賈氏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倫矯詔持節賜賈氏死女臨海公主洛陽之亂爲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縣

自言元帝誅溫及女而改封臨海以宗正曹統尚之
充父賈逵也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間之慶故名
充而字公間充附司馬昭急攻諸葛誕殺之高貴鄉
公攻相府充謂太子舍人成濟曰公等養汝正擬今
日濟遂抽戈犯蹕充又勸昭立炎而置齊王攸故攸
卒不得其死其自絕祀無足怪也結婚帝室以淫女
滅晉天道好還可笑也夫

隋文帝獨孤氏妬忌之后

后年十四歸堅及堅篡位立爲后時突厥與中國交

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
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
賜有功者。」文帝聞之，甚寵憚后。每臨朝，后輒與帝方
輦而進，至閣乃止。候帝退朝，仍與同反。宴寢，相顧欣
然。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
后曰：「國家之事，焉得顧私！」長仁竟坐死。是雅好讀書，識
達今古。凡言事皆與帝意合。故宮中稱二聖焉。然性
妬忌。後宮莫敢進御者。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帝於仁
壽宮見而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帝大怒，單騎而出。

不自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頰揚素等追及叩
馬以請帝太息曰吾貴爲天子而不得自由如此高
頰對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乎帝意少解駐
馬良久乃還后伏候於閣門內及帝至流涕拜謝頰
素等又和解之上乃置酒極歡而罷后自此意頗折
矣初后以高頰是其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頰謂已
爲一婦人因銜恨頰又以頰夫人死而其妾生男益
不善之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皆勸帝斥去之
時太子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妃寵因

是諷帝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妬忌之謀也仁壽二年后崩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疾篤謂侍者曰使后在吾不及此矣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女也性聰慧美姿貌及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太子廣同侍疾平旦更衣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后誤我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來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爲敕書訖以示

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侍寢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就別室俄而聞上遂崩未發喪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哺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惶懼以爲鴆毒未敢發也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喜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廣卽帝位夫人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廣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唐太宗才人武氏

初文德皇后崩太宗聞武主護女美召入以爲才人
才人時年方十四母泣與之訣才人曰見天子庸知
非福何泣也及見賜號武媚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
之太宗崩高宗卽位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貴幸
它日高宗過佛廬才人爲尼才人拜見高宗而泣高
宗憐之王后廉知之卽引內後宮欲以撓蕭妃之寵
才人甚有權數始下辭降體事王后后喜之數稱譽
於帝故得立進爲昭儀一旦詔幸在蕭右寢不欲爲

后下矣。王后性簡亢，又不能出事上下。武氏伺后，薄必欵結之，得賜予，必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及武氏生女，后就視之，因顧弄而去。武氏潛斃女兒于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及發衾視兒死矣。卽佯驚問左右，皆曰：「后来武氏隨復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兒，往與蕭妃讒媚。」今又爾耶？武氏遂誣后與母厭勝，壘卜。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來濟瀕死，固爭，帝猶豫未決，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

宗陰佐武氏以偏言動帝意而相與表請昭儀爲后矣。帝意決遂下詔廢后囚之宮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帝後復念后與妃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實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禁錮。安得尊稱。因流淚嗚咽。曰。陛下幸念疇昔使妾死更生。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武后知之。促詔杖一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

頰骨醉數日死殊其尸王后初奉詔再拜泣曰陛下
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良娣獨罵武氏狐媚翻覆
我後爲猫當使武氏爲鼠扼其喉武后聞之詔六宮
毋畜猫后又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乃徙蓬
萊宮仍復見厲故后多駐東都焉后城寓深阻柔屈
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披公議立之已得志
卽盜威福施施無憚忌帝亦懦昏莫能鉗勒稍積不
平麟德初后召方士入禁中爲盡祝帝怒召上官儀
趣草詔廢后左右馳以告后遽從帝所自訴詔草猶

在帝羞縮不能辭乃曰上官儀教我后遂諷許敬宗
構儀殺之初元舅長孫無忌及大臣褚遂良等怫旨
不閱歲相繼屠覆至是誅儀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
矣羣臣來朝及四方章奏咸稱二聖每視朝殿中垂
簾帝與后偶坐帝晚益病風天下事一付后后因令
學士密裁可奏議以分宰相權故時人謂爲北門學
士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天后遂廢太子忠立子弘爲
太子已又醜殺弘而立雍王賢已又廢太子賢爲庶
人幽於別所而立子哲是爲中宗高宗崩中宗卽位

侍中裴炎等受遺輔政。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而授乳媪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可。中宗怒曰：我意好貨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逼賢自殺，而遷廬陵王於房州。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爲神都。武后旣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於是諸武擅權，誅殺唐宗室子孫。天下憤怨。李勣、孫敬業坐贓貶。客楊

州失職快望遂謀起兵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州縣其畧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鹿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而問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

流落不偶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征。之斬敬業而夷其黨。后姪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炎以吕氏事諫。諍不可。后曰。吕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存亾迹異。安得同哉。承嗣又諷太后盡誅韓王魯王等。以絕宗室之望。炎復固爭。后愈怒。炎乃謀乘太后出游龍門。欲以兵執之。使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及敬業兵興。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當不討。自解。后怒。乃捕炎送詔獄。鳳閣侍郎胡元範及納言劉齊賢諫。

曰。炎社稷。臣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若
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炎。
時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亦密表爲炎申理。太后
亦遣裴紹業卽軍中斬之。他日。后召羣臣廷數之曰。
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
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
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大臣。何見負之。
遽乎。且受遺老臣。仇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
合。亡命有若徐敬業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乎。彼

皆人豪。朕能戮之。公等才能過彼。則蚤爲之。不然。以事朕無自悔也。垂拱元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宗室大臣多怨望。不服非大誅殺。無以示威。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無實者。一切不問。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五品食。以至京師。凡言變者。吏皆不得呵詰。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私議。有胡人索元禮。因告服也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推一人。必令引數

十百人后。又數召見賞賜之。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王弘義之徒。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矣。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篇。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極。或使跪捧枷累甕。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

圖載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詔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上言可入侍。太后召與私悅之。遂使祝髮爲浮屠。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武后遂潛謀革命矣。時魏玄同平章事。素與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乎。玄同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又殺彭州長史。

劉易從易從素忠謹將刑吏民憐之遠近奔赴兢解衣投地曰願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其值直十餘萬載初元年太后自名嬰改詔書爲制書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又使周興羅告澤王上金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在道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

行可得。乃更哭。飛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又殺南安王顥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外。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且爲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復給事中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暮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故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焉。天授二年。酷吏周興有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

長壽元年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間賢愚悉加擢
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者試員外郎侍御史
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
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益脫校書郎有舉
人沈全交續之曰麴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
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太后笑曰○後○宗○子○倍但使卿輩不
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
職者尋亦黜之或卽加刑誅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
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時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

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
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
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
慙先時太后任用酷吏所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
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
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故
告密者日衆太后亦厭之乃詔御史嚴善思按問引
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右補
闕朱敬則又以爲言太后善之故制獄稍衰惟行淫

不止。張易之、昌宗兄弟出入禁中，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執轡筆，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聖曆元年，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狄仁傑、李昭德每從容言於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爲控鶴監供奉，易之兄弟親狎之。頊說二人勸后立廬陵王以保富貴，二人承間言之。太后、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詔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所治療。王至神都，皇嗣且故請遜位於王，乃復立廬陵王。

哲爲太子，久視元年，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秋官侍郎。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長安元年，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二年，復上疏言：「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爲

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太后以崔玄暉爲天官侍郎玄暉性介直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比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長安四年后又以崔玄暉同平章事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語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有昔遇浮

直伯今同。下令威中郎。不。貌是藏史姓名。非。后復認
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岷。張說。宋之問等二千有六
人。譔三教珠英。以神都。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司禮
少卿張同休。易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
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卽剪紙帖巾。反披紫
袍。爲高麗舞。時人或譽張。自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
花。再思獨曰。不然。乃蓮花以六郎耳。是年張柬之同
平章事。柬之崔玄暉與中丞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
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密謀誅二張矣。柬之謂右

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爲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因指天自誓，遂與定謀。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入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

可知是要緊

言之癸卯東之玄武彗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
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
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好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
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以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
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以以誅凶豎復社稷願殿下
暨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
不安得無驚惶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
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
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斬易

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彤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十齒已長、久居東宮、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卑邪、我於汝父子不薄、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玄暉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也、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中宗卽位、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

是歲后崩年八十一吉頊性陰險言事多違士及第來俊臣下獄司刑以死狀聞既三日猶不下頊後武后游苑中因問言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爲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耳頊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蠱賊也尚何惜於是斬俊臣突厥陷趙定授頊檢校相州刺史募兵制虜頊力辭武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耳初高宗時太原溫彬茂死封一笥書諉其妻曰吾死後須年及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之頊善張

易之性又彊敏故后以爲腹心項因勸易之請迎立
廬陵王以自固及見后復援古引今以奏后怒曰卿
所言朕旣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師子駿衆莫
能制朕時侍側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
鐵槌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槌槌其首又不
服則以七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邪

唐中宗韋庶人

中宗嗣聖立韋氏爲后及在房陵與韋同幽閉情愛
甚篤中宗每謂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韋止之曰禍

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中宗故嘗與韋私，嘗曰：異時幸復見天，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卽位，韋遂干預朝政，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

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

朝邑尉劉幽求亦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又不聽。時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韋氏又與上官昭容爲市，方敬暉等誅二張時，三思懼，因上官昭容入請得幸。

於韋氏。韋氏遂與三思通。三思或升御床與韋博戲。中宗從旁爲之典籌。其無耻如此。故三思遂因韋氏潛入宮內。反易國政。凡彥範等所斥去者。悉已召還。起毬場苑中。令文武三品分朋爲都。中宗韋氏臨朝而戲。武崇訓以帝塚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所爲如此。此時張柬之等方數勸上誅諸武。柬之等旣不知中宗之昏。又不知三思之狡。至是或撫床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如此復柰何。於是

長三思之讒乃以考功員外郎崔暉
上親三思而忌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
用矣是又不知暉之爲何如人也先是御史鄭愔諫
事二張二張敗貶宣州叅軍坐賊亾入東都謁三思
初見三思哭甚哀旣而大笑三思怪之愔曰始見大
王而哭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
之得愔也大王雖寵幸然彼五人者皆據將相之權
廢太后如反掌耳今大王尚晏然自以爲泰山之安
此愔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自

安之策卽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矣
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爲王
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竄奪之權中宗以爲
然故三思竟以計殺五王非三思之能五王之愚也
先是楊元琰知三思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
聞之笑曰使我早知勸上許之髡去胡虜豈不妙哉
元琰多鬚類胡故暉戲之元琰曰功成身退不將
危此乃由衷之請非敢漫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二年處士京兆韋月將上書告三思潛通宮掖必爲

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
及整巾屣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璟
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
不服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
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而廣州
都督周仁軌卽斬月將以媚三思矣三思旣殺五王
權傾人主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善何者謂惡但
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景龍元
年太子重俊舉兵殺三思崇訓已而兵敗被殺侍御

史冉祖雍等証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
召御史中丞蕭至忠使鞠之至忠泣曰陛下富有四
海不能庇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之乎相王昔爲皇
嗣固請於則天以天下讓陛下此海內所共知柰何
以祖雍一言而疑之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
武韋之世竟得免於難景龍四年叅軍燕欽融上書
皇后淫亂與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圖危社稷
中宗召而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中宗默
然宗楚客卽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于殿庭石上折

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中宗以此快快不悅。由是韋氏及其黨始有邪謀。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珣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恐事泄并誅。安樂公主又欲韋氏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進毒。六月中宗崩立其少子溫王重茂。韋氏臨朝。楚客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欲害少帝及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在京師謀先事誅之。或謂隆基當先啓相王而後行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徇社稷事成歸王不成以身死之。不欲以累王也。今啓而

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敗大計隆基遂勒兵玄武門韋氏安樂公主武延秀皆死時少帝尚在太極殿劉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因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凡爲韋氏所親信者皆斬比曉內外已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汝之力也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相王遂卽皇帝位

唐壽王妃楊氏

附楊國忠

楊貴妃蒲州楊玄琰之女也初選爲壽王妃開元二

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意者或言妃美帝乃召
內禁中賜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
幸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擢叔玄珪光
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公主主惠妃
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浸顯釗國忠也三姊皆美劭
帝呼爲姨封韓號秦三國爲夫人出入宮掖恩寵聲
焰無比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
隊各一色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銛秦國早
死獨韓號與國忠貴最久而號國素與國忠亂明爲

人知不耻也。及帝西走，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虢國及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之。虢國先殺其二子，柔曰：苟我死，卽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

國忠少嗜博飲，無行檢，不爲姻戚所齒。年三十，從蜀軍，資用困乏，蜀有富豪鮮于仲通，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是也。因裒其貲，至成都擣蒲，一日輒盡，乃亾去。久之。

蜀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揚氏
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欲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
國忠入見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貢長安將行告
曰郾有一日糧君至可自取之國忠至乃得蜀貨百
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犀女弟咸致贈遺於時號國新
寡國忠復私焉諸楊曰為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樗蒲
玄宗引見擢兼瓊八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
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分
銖不誤帝悅之累遷監察御史兼度支員外郎不半

年領十五餘使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長史率兵六萬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為匿其敗更敘戰功又使司馬李宓帥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為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歿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凡二十萬衆隻輪不還人銜怨毒無敢言者國忠恐為李林甫掩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言路也林甫果奏遣國忠及辭泣訴為林甫所中

故帝益親厚之卒追國忠還而薄林甫時林甫病已困國忠入見林甫林甫曰歿矣公且入相某請以後事累公林甫歿遂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摘林甫奸事碎其家帝以爲功號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趨號國第卽官御史白事者相隨而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然不以爲恥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時安祿山恩寵無比又握兵柄國忠忌之屢于上

前言其必反。祿山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方圖叛逆。及見國忠數激怒，上使必反，以求取信。故祿山遂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國忠恐帝禪位太子，與女弟等謀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入訴於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六月，潼關不守，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等出延秋門，至馬嵬。軍士飢，不勝憤怒。玄禮懼亂，卽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邪？衆齊聲曰：『念之久矣，乃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亦自縊。韓國虢國二夫人

亦爲亂兵所殺。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終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嶠、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討自擒，乃致乘輿播遷，朝廷陷沒，國忠之罪可勝誅哉！李卓吾曰：國忠何罪之有？親平韋氏，身見色荒，父子兄弟，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